

X  
S  
J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外国文学与文化

# 外国文学作品选

西方卷

(第2版)

下

刘洪涛 主编

Waiguo Wenxue  
yu Wenhua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外国文学与文化

# 外国文学作品选

西方卷  
(第2版)  
下

刘洪涛 主编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向远 刘倩 李正荣 张欣  
张珂 周劲含 杨俊杰 赵月华  
姚建彬 高建为 郭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又被许多人看成是西方现代派的鼻祖。他的重要作品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死屋手记》（1861）、《罪与罚》（1866）、《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等。

《罪与罚》中的法科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生活极端困苦，同时他看到周围底层民众生活的惨状，认为拯救人间苦难的超人可以突破世俗法律、道德的约束，为社会重新立法。他试图扮演这样的超人角色，于是杀死了贪婪刻薄的典当婆。但杀人后，他陷入无法摆脱的精神痛苦中。他深爱纯洁善良的索尼娅，从她身上看到人类苦难的象征。在索尼娅的鼓励下，他向警方自首，被判处流放苦役。在流放地，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精神上接近了上帝，燃起新生的希望。

《罪与罚》在揭露俄国黑暗现实，表现下层人民的绝对贫困，展露俄国阶级矛盾方面是深刻的、卓越的。在探索个人与社会出路时，作品强调宗教的作用，把苦难神圣化，把良心发现、皈依上帝当作拯救良方。俄国著名思想家美学家巴赫金则认为该小说中的各种思想是处于“对话”的、“争论”的状态，没有绝对的真理和结论，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小说文体——“对话体”小说。此外，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集中关注下层人在现实生活中备受挤压的压抑的生命状态、集中关注罪人、病人、白痴等类型人物的心灵变态、精神痛苦和多重人格的无理性状态，所以，他的小说为后来的现代主义开了先河。

本书所选第一部第七章，写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种种动机的推动下，杀死了贪婪无耻的高利贷者阿廖娜，随后又误杀阿廖娜的妹妹丽莎维塔。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物放在极端情境中，观察人物的心理变化，挖掘人物潜意识的分裂和扭曲，并制造悬念、激化情节、渲染恐怖气氛。其驾驭复杂场面、描摹变态心理的能力令人惊叹。第五部第四章，记录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的第二次谈话。拉斯科尔尼科夫试图证明自己杀人是应该的，但索尼娅表示人不能篡夺上帝的审判权，劝他到大街上亲吻被他玷污的大地，向全世界认罪。尾声第二章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看似走出“人神”逻辑而接近了上帝，实则并没有完全解决自己的内在矛盾。

## 罪与罚（节选）

### 第一部第七章

像上次一样，门只开了一条小缝，幽暗中又有两道锐利而不信任的目光盯住他。拉斯科尔尼科夫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差点儿犯个大错误。

他担心老太婆看见只有他们俩，会非常害怕。他也不指望自己的模样会解除她的疑虑，就抓住门朝自己这边拉了拉，免得老太婆一转念头又把门关上。她看到这情形，并没有把门往回拉，但是也没有放开门锁的把手，因此他差点儿没有把她和门一起拉到楼道里。他看到她堵在门口，不让他进去，就直冲着她走去。她吓得连忙闪开，本想说句什么，却好像说不出话来，只是瞪大了眼睛望着他。

“您好，阿廖娜·伊凡诺芙娜，”他想尽可能说得随便些，但声音不听使唤，一开口就颤抖起来，“我给您……带件东西来了……不过咱们最好到这边……到亮处来……”他撇下她，不等有请就径直往屋里走去。老太婆急忙跟过去，一下子话也多了：

“上帝呀！您要干什么？……您是哪位？有何贵干？”

“哎呀，阿廖娜·伊凡诺芙娜……是老熟人……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不是，把抵押品带来了，前两天说好了的……”于是他把抵押品递给她。

老太婆对抵押品扫了一眼，目光马上紧紧盯住不速之客的眼睛。她恶狠狠地极不信任地使劲看着。这样过了有一分钟左右；他甚至觉得，在她的目光里似乎有种冷笑的神气，她好像已经识破了一切。他感到自己不知所措，几乎是害怕了，害怕得要跑，似乎她要再这样一言不发地看上半分钟，他就要逃跑了。

“您怎么这样看着我，好像不认识啦？”他忽然也恶狠狠地问道，“要是愿意就收下，不然我就上别人那儿去，我没工夫。”

他本没想说这个话，是一下子脱口而出的。

老太婆回过神来，听到客人坚定的语气，显然也提起了精神。

“先生，你来得太突然……这是什么？”她看着抵押品，问道。

“银烟盒：上回我说过的呀。”

她伸过一只手。

“哎呀，你脸色怎么这样苍白！手也发抖！怎么，先生，刚在河里洗过澡吗？”

“是打摆子，”他断断续续回答说，“脸怎么不苍白……没有东西吃呀，”他好不容易又补充一句。他又失去了勇气。不过他的回答似乎还合情合理；老太婆接过抵押品。

“这是什么？”她又专注地盯着拉斯科尔尼科夫看了一下，并且用手掂了掂抵押品，问道。

“一样东西……烟盒……银的……您看看吧。”

“好像有点儿……不大像银的……怎么捆得这样子。”

她使劲解起带子，并且转身朝着窗子，对着亮光（她所有的窗子都是关着的，尽管天气闷热），有几秒钟完全把他撇在一边，并且背对着他。他解开大衣，把斧子从挂套里抽出来，但是没有从怀里拿出来，只是用右手在大衣里面攥着。两只手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他自己也感觉出来，双手一秒一秒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僵。他很怕攥不住斧子，掉到地上去……忽然间他的头好像旋转起来。

“他这是怎么捆的呀！”老太婆气得叫起来，并且往他这边挪动了一下。

一秒钟也不能再耽搁了。他从怀里抽出斧子，用两手把斧子举起来，懵懵懂懂地，也几乎没有用劲，就机械地把斧背朝她的头上砸去。这时他好像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可是斧子一砸下去，他的力气也就来了。

老太婆像往常一样，没有裹头巾。她那稀疏夹杂着花白的浅发，也像往常一样抹了不少油，编得一条条活似老鼠尾巴，用一把折断的牛角梳拢着，翘在脑后。这一斧正好砸在头顶上，这也因为她个子小的缘故。她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微弱，一下子坐到地板上，却还来得及举起双手去护头。一只手里还拿着“抵押品”。这时他使足力气砸了一下又一下，都是用斧背砸在头顶上。血像从翻倒的茶杯里涌出来，人仰面往后倒去。他往后退了退，让她倒下来，立刻弯腰去看她的脸；她已经死了。两眼凸出，好像要蹦出来似的，额头和整个脸面抽搐得皱巴巴，已是歪歪扭扭。

他把斧子放到地板上，在死人旁边，立刻就把手伸向她的口袋，尽量不沾上还在流着的血。手伸进了右边的口袋，上次她就是从这个口袋里掏钥匙的。他的头脑十分清醒，昏晕已经过去，但是两手还一直在发抖。后来他想起，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时他甚至非常细心，非常谨慎，一直注意尽量不沾到血……钥匙他一下子就掏出来了；所有的钥匙，还跟上回一样，都穿在一个钢圈上。他拿着钥匙立即往卧室里跑。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供奉圣像的神龛却挺大。靠另一面墙放一张大床，相当干净，上面有床棉被是绸面子的，由碎块拼成。还有一面墙摆着一个五斗柜。说也奇怪，他拿钥匙开五斗柜，刚听到钥匙的响声，浑身就好像一阵痉挛。他忽然又想撇下一切就走。不过这只是瞬间的念头；要走已经晚了。他甚至笑起来，这时候忽然另一个不安的想法闯入他的脑际。他忽然觉得，老太婆也许还活着，还能醒过来。他撇下钥匙和五斗柜，就回跑，跑到尸体前，抓起斧子，又一次举到老太婆头上，但是没有砸下去。毫无疑问，她已经死了。他弯下身去，再一次凑近仔细看，就清楚地看到，头盖骨已经砸碎，甚至歪到了一边。他本想伸出指头摸摸，但又把手缩了回去，不用摸也很清楚了。这时候血已经流了老大的一摊。忽然他发现她的脖子上有一条细带子，他扯了扯，带子很结实，扯不断；而且浸透了血。他想试试把带子从怀里抽出来，但有什么东西碍事，卡住了。他不耐烦地又想举起斧子，从上面劈下去，就在她身上把带子斩断，但是他不敢。于是他费了很大劲儿，折腾了两分钟之后，才把带子割断取了下来，手上和斧子上沾了不少血，却没有让斧子碰到尸体。他没有猜错，那是钱包。带子上系着两个十字架，一个是柏木的，一个是铜的，此外，还有一个珐琅的小圣像<sup>①</sup>；与这些东西一起，系着一个不大的、油乎乎的麂皮钱包，带一个钢箍和小环儿。钱包塞得鼓鼓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没有细看就把钱包装进口袋，把十字架扔到老太婆胸膛上，这次他抓起斧子，又朝卧室奔去。

他急得要命，抓起钥匙便去开锁。但不知为什么总是不行：钥匙插不进锁眼。倒不是因为他的手抖得厉害，而是他总是弄错，比如，他看出这钥匙不对头，不是开这锁的，却偏要往里插。他忽然想了起来，明白这把带锯齿的大钥匙，跟其他一些小钥匙挂在一起的，肯定不是开五斗柜的（上次他就想到了），而是开一个小箱子的，可能所有的东西就收藏在那个箱子里。他撇下五斗柜，立刻爬到床下，因为他知道，许多老太婆总是把这种箱子放在床底下。果然不错，床下有一个不算小的箱子，一俄尺多长，凸形箱盖，包着红色山羊皮，钉了一颗颗钢钉。带锯齿的钥匙正合适，一下子就打开了。上层盖着白被单，白被单下面是一件兔皮袄，面料是红缎子；皮袄下面是一件绸连衣裙，然后是一条披巾，再往底下，似乎都是一些破烂。首先他把沾满血的手在红缎子

<sup>①</sup> 18—19世纪俄国流行珐琅制的圣像，产于罗斯托夫。



上擦起来。“这东西是红的，血在红东西上不显眼。”他刚这么想，忽然猛醒过来：“上帝啊！我不是疯了吗？”他恐怖地想到。

可是，他一动那堆破烂，皮袄下面忽然滑出一块金表。他急忙把所有的破烂都翻了翻。果然，破烂里面夹着不少金玩意儿——大概都是抵押品，待赎的和没人赎的，——有金镯子、金链子、金耳环、金饰针，等等。有的装在盒子里，有的只是用报纸包着，但包得很严实，很仔细，用了两层纸，还拿小带子扎着。他不敢怠慢，抓起这些东西往裤子和大衣口袋里塞，既不挑拣，也不打开纸包和盒子；不过他没有来得及塞很多……

猛然间，他听到，老太婆在的那间屋里有人走动。他停下来，屏息不动，像死人一样。再听却鸦雀无声，这么说是幻觉了。这时他忽然清清楚楚地听到轻声的叫喊，又像有人断断续续地轻轻呻吟了几声，就不响了。接下去又是一片死寂，延续有一两分钟。他蹲在箱子旁边等着，几乎连气也不敢出，但突然跳起来，抓起斧子从卧室里跑了出去。

屋子中间站着丽莎维塔，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袱，呆呆地望着被打死的姐姐，一张脸煞白煞白的，似乎连叫喊也没了力气。她看见他跑出来，浑身像树叶似的抖起来，轻轻地哆嗦，脸上一阵抽搐；她抬了抬手，张了张嘴，可是叫不出声来，就慢慢地倒退着朝屋角移动，想躲开他，一面直勾勾地望着他，但一直没有叫喊，好像气力不足，喊不出来。他拿着斧子朝她冲去：她的嘴可怜巴巴地扭曲着，像小孩子害怕什么东西似的，愣愣地望着准备大声喊叫。这个可怜的丽莎维塔是那样老实、畏缩，一向胆战心惊，甚至此刻都没有举起手来护住自己的脸，虽然此时这是必要而自然的动作，因为斧子正朝着她的脸高高举起。她只是抬了抬空着的左手，离脸很远，慢慢向前朝他伸过去，好像要把他推开。一斧子正好劈中她的头顶，这次是用斧刃，一下子就把前额整个劈裂，几乎砍到头盖骨。她立即扑倒在地。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时六神无主，抓起她的包袱，又把包袱扔下，就朝外屋跑去。

他越来越感到恐惧，尤其是出乎意料地第二次杀人之后。他很想快些从这儿逃跑。倘若此时此刻他能够正确看待和思考一切，倘若能够了解他的处境的全部困难，了解他的整个绝境、全部丑恶和荒唐，同时又能明白还得闯过多少难关，也许还得干多少坏事，才能从这里逃脱回到家里，那么，很可能他会放弃一切，立刻前去自首，倒不是出于为自己担心害怕，而只是因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可怕和憎恶。尤其是内心的厌恶感，一分钟比一分钟越发强烈了。无论如何他现在也不能去箱子那儿，甚至也不能去那两个房间了。

然而，渐渐地他又变得好像心不在焉，甚至似乎陷入了沉思：有几分钟他

好像出了神,或者不如说是忘了主要的事,却尽想一些小事。不过,他往厨房里一望,看到长板凳上有个水桶盛着半桶水,就想到得把自己双手和斧子洗干净。他的双手沾满了血,黏糊糊的。他把斧头干脆放进水里,拿起放在窗台上破碟子里的一小块肥皂,就在水桶里洗起自己的两只手。把两手洗干净了,又从小水里拿出斧子,把铁斧头洗干净了,又洗沾了血的木把子,甚至还试着用肥皂洗血迹,洗了很久,大概有三分钟。随即他用晾在厨房里绳子上的一件内衣把一切都擦干了,然后把斧子拿到窗口仔细察看了很久。血迹没有了,不过木把还是湿的。他又细心地把斧子插进大衣里面的挂套。接着,就着厨房里昏暗的光线,又尽量仔细看了看大衣、裤子和靴子。表面上看去似乎什么也没有了,只是靴子上有几处血迹。他把一块抹布浸湿,把靴子擦干净。不过,他知道检查得不彻底,也许还有一些惹眼的地方他没有发现。他站在屋子当中琢磨起来,心中渐渐浮出一种又痛苦又丧气的想法——他想,他现在是在发疯,此刻他什么也想不进去,也不能保护自己,他现在做的事也许是根本不该做的……“我的上帝呀!应该逃走,逃走哇!”他嘟哝着跑进前室。然而,这里等待他的是恐怖,是他当然从没经历过的恐怖。

他站在那儿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外面的房门,就是外屋通楼道的门,也就是刚才他拉门铃走进来的门,竟然敞开着,开了有一手掌宽,没锁也没闩,一直这样开着,整个这段时间里一直就这样!老太婆没有随手关上,也许是防备万一。可是,我的上帝呀!他后来不是还看到了丽莎维塔吗?怎么就……怎么就没想到她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呀!总不能穿墙而入吧!

他冲到门口,挂上门钩。

“哦,不对,又不对了。我得走,走……”

他摘下门钩,把门推开,倾听起楼道里的动静。

他听了半晌。楼下很远的地方,可能是在大门口,有两个人在嚷嚷,在争吵,声音很大很刺耳。“他们是怎么回事儿?……”他耐心地等着。终于声音一下子没有了,人走开了。他正想走出去,突然下面一层楼道上有门哗啦一声打开,一个人下楼去,一面哼着小曲。“他们怎么总是这样闹哄哄的!”他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想法。他又随手把门掩上,再等一等。终于鸦雀无声,一个人也没有了。他刚刚朝楼道里迈了一步,忽然又听到新的脚步声。

这脚步声听起来似乎很远,还在楼梯最底下,但是他记得清清楚楚,刚一听到声音不知为什么他就猜到,这一定是上这儿来,上四楼找老太婆的。为什么呢?是声音与众不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人的脚步很重,很平稳,不慌不忙。听,他已经上了二楼,听,还往上走呢;声音越来越清晰!可以听到上



楼的人沉重的喘气声了。听，已经上了三楼……朝这儿来了！他忽然觉得全身像僵了似的，仿佛是在梦中，梦见有人追他，离得很近了，要把他杀死，可他却像长在了地上，连胳膊都动弹不得。

终于，当来客已经开始上四楼的时候，他忽然猛醒过来，总算麻利地从过道溜进屋里，随手把门关上。随即抓起门钩，轻轻插进铁环。这也是出自本能。把门关好闩好之后，他马上贴着门躲了起来，连气也不喘。不速之客这时已来到门前。他们两人现在是面对面站着，就像刚才他和老太婆隔门而立，他附耳倾听那样。

来客呼哧呼哧喘了几口气。“想必是个大胖子，”拉斯科尔尼科夫心里说，一面攥紧斧子。真的，这一切就像在梦中一样。来客抓住门铃拉绳，使劲拉了拉。

门铃一响，他忽然仿佛听到屋里有什么动了动。他甚至当真细听了几秒钟。来客再次拉铃，又等了一会儿，忽然很不耐烦地使足力气猛拽房门把手。拉斯科尔尼科夫心惊胆战地望着门钩在铁环里跳动，恐惧中眼看着门钩就要从铁环里跳出来。真的，这是很可能的：因为那人拉得太猛。他本想用手按住门钩，又怕那人会发觉。他的头似乎又旋转起来。“我要晕倒了！”他的脑海里闪过了这个念头。这时来客说话了，他立刻清醒过来。

“她们在里面怎么啦，是一个劲儿死睡，还是有人把她们掐死了？该死的老婆子！”他瓮声瓮气地吼叫起来，“喂，阿廖娜·伊凡诺芙娜，老妖婆！丽莎维塔·伊凡诺芙娜，大美人儿！开门哪！哼，该死的老婆子，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

于是他又怒气冲冲地使足劲儿一口气把门铃拉了十来下。这当然是个很凶的人，而且跟这一家关系密切。

就在这时候，忽然楼梯上不远处响起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又有人来了。拉斯科尔尼科夫起初都没有听见。

“难道一个人也没有吗？”那人一到就径直对着仍在拉门铃的第一个来客，高声快活地叫起来，“您好，科赫！”

“听声音，这人一定很年轻，”拉斯科尔尼科夫忽然想到。

“鬼知道她们是怎么回事儿，门锁都快拉坏了，”科赫回答说，“请问，您怎么认识我呀？”

“是这样！前天在‘加布里努斯’<sup>①</sup>打台球，我不是连赢您三局吗？”

<sup>①</sup> 彼得堡一家酒馆。

“啊……啊……啊……”

“看来，她们不在家了？奇怪。不过，这真糟糕。老太婆会上哪里去呢？我有事啊。”

“先生，我也有事啊！”

“唉，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回去了。哎呀！我本想找她借钱的！”年轻人叫起来。

“当然，只好回去啦，可干吗要约在这时候呢？是老妖婆自己给我定的时间。我是绕道来的。真不明白，她能到什么地方去瞎逛呢？老妖婆一年到头坐在家里，有气无力的，腿又疼，这会儿却忽然出去闲逛了！”

“是不是去问问看门的？”

“问什么？”

“问问她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哼……问他妈的鬼……她是一向不出门的……”于是他又拉了拉门锁的把手。“见他妈的鬼，没办法，走吧！”

“等一等！”年轻人忽然叫起来，“瞧，您看一拉门，门就晃荡吗？”

“那又怎么啦？”

“就是说，门没有锁，是插上了，也就是挂上了门钩！您没听见门钩在叮当叮当响吗？”

“那又怎么啦？”

“您怎么还不明白？就是说，她们总有一个在家。要是都出去了，那就会用钥匙从外面把门锁上，而不是从里面把门插上。可是现在，您听见门钩在叮当叮当响吗？要想从里面挂上门钩，就必然有人在家，您明白吗？可见，有人待在家里，可就是不开门！”

“哎呀！就是这么回事儿！”科赫惊讶得叫起来，“那她们在里面怎么啦！”于是他发狂似的猛拉起门来。

“等一等！”年轻人又叫道，“别拉了！这有些不对头……瞧您又拉铃又拉门，可是她们就是不开门；这就是说，要么她们都昏过去了，要么……”

“怎么啦？”

“这样吧：咱们去把看门的叫来；让他来把她们叫醒。”

“这话对！”两个人就往楼下走。

“等一等！您留在这儿，我跑下去找看门的。”

“留下来干吗？”

“说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也好……”

“我正准备当预审官呢！这里很明显，非常明显，有点儿不对头！”年轻人很带劲儿地叫起来，接着就跑步下楼去了。

科赫留下来，又轻轻地拉了一下门铃，门铃丁零响了一声；然后又轻轻地，好像在考虑和察看，摆弄起门把手，拉了又松开，想再一次证实这门仅仅是挂上了门钩。然后呼哧呼哧地弯下腰，朝锁眼里张望起来；但是锁眼从里面插着钥匙，所以，什么也看不见。

拉斯科尔尼科夫站着，攥着斧子。他似乎在梦幻中。他们要是进来，他甚至准备跟他们拼了。当他们在敲门和商量的时候，他有好几次想一下子把什么都了结，从门里面朝他们大喝一声。有时他想跟他们大吵一通，挑逗他们，直到他们把门打开。“快点儿了结吧！”他头脑里闪过这个念头。

“可是他，真见鬼……”

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谁也没来。科赫走动起来。

“见他妈的鬼！……”他忽然不耐烦地叫起来。他不再守候，也朝楼下走去，急急忙忙，靴子踩得楼梯冬冬直响。脚步声消失了。

“主啊，怎么办哪？”

拉斯科尔尼科夫摘下门钩，把门开了，什么也听不见。忽然，他想也不想一下子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尽量关严实些，就往楼下走。

他已经走下三段楼梯，忽听下面有人大吵大嚷起来。往哪儿躲呀！哪儿都没法躲。他就想往回跑，再回到房里去。

“哎呀，鬼东西，他妈的。抓住他！”

下面有一个人叫嚷着从一个房间里冲出来，而且简直也不是跑，活像跌下去似的从楼梯上冲了下去，一面可着嗓门儿嚷嚷着：

“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米季卡！你妈的！”

嚷嚷到后来变成一声尖叫；最后的声音已经是从小院里传来了；一切都归于寂静。但就在这时候，有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高声说着话，闹哄哄地朝楼上走来。他们有三四个人。他听出了那个年轻人洪亮的嗓门儿。“是他们！”他在心中说。

他在绝望中径直迎着他们走去：豁出去了！他们要是把他拦住，那就什么都完了；要是放他过去，那也什么都完了；他们会记住他的。他们眼看就要碰上了，之间仅隔一段楼梯了，忽然有了救！右边离他几级楼梯的地方，有一套敞着门的空房子，这就是二楼有油漆匠在干活儿的那套房间。这会儿就像有意给他方便，干活儿的人都出去了。刚才大概就是他们嚷嚷着跑出去了。地板刚

刚刚过油漆,屋子当中放着一个木桶,还有一个瓦盆,里面有油漆和刷子。他—转眼就溜进敞着的房门,躲到墙后面,还真是时候:那些人已经站在楼梯平台上。接着,他们就拐弯往上走了过去,大声说着话上了四楼。他等到没有人了,就踮着脚走出来,朝楼下跑去。

楼道里一个人也没有!大门口也没有人。他快步穿过门洞,向左—转身就上了大街。

他清楚地知道,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此刻已经在那套房间里了,他们看到刚才关着的门现在开了,一定非常惊讶,他们已经在看那两具尸体,过不了一分钟,他们就会猜到,就会恍然大悟,刚才凶手就在这里,后来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并且从他们身边溜过逃走了;也许还能猜到,在他们上楼的时候,他就躲在那套空房间里。这时他却无论如何不敢脚步太快,虽然离第一个拐弯处只剩一百来步了。“是不是先溜进那个门洞里去,在别人家的楼道里等一阵子再说?不,不行!是不是把斧子扔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叫—辆出租马车?不行!不行!”

终于来到一条小巷口。他拐进小巷时已是有气无力。在这里他已经有一半摆脱了危险,这是他明白的,因为不大会有人怀疑了,何况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他就像—粒沙子似的消失在人群中。不过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已经筋疲力尽,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他头上的汗—滴—滴往下落;脖子湿漉漉的。“瞧这人醉的!”当他走到河边的时候,有人朝他叫道。

他此刻迷迷糊糊的,神智越来越恍惚。不过他记得,刚走到河边就怕起来,因为这里人少,容易惹人注意,曾想转回小巷里去。尽管差点儿跌跤,他还是绕了个弯子,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回到了家里。

他走进自己住房的大门时,头脑还不是十分清楚。直到已经上了楼梯,他才想起斧子。这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把斧子放回原处,并且要尽可能不惹人注意。不用说,他已经不可能想到,也许根本不把斧子放回原处,而是随便扔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哪怕过几天再扔掉,也会好得多。

但是一切都来得顺顺当当。门房的门掩着,但是没有上锁,这么说,看门的多半是在家。不过他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所以径直走到门房门口,把门推开。假如有看门的问他:“有什么事?”他也许会直接把斧子交给他。可是看门的并不在家,他也就把斧子放到长板凳底下原来的地方,甚至还像原来那样用—块劈柴压上。然后,直到回了自己的房间,他没有遇到任何人,一个人也没有;女房东的门也关着。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头倒在沙发上,连衣服都没脱。他没有睡着,却昏昏沉沉的。假如这时候有人走进他的屋里来,他会—下

子跳起来大叫。他的脑海时翻腾着一些零零碎碎的念头；可他一个念头也抓不住，一个念头也无法好好想一想，尽管使劲想这样做……

## 第五部第四章

……

“没什么了不得！……你听着，索尼娅（他不知怎的突然微微一笑，笑得惨然无力，持续了大约两秒钟），你可记得我昨天想对你说什么吗？”

索尼娅神色不安地等待着。

“我走时说也许我与你是永别了，但如果我今天来，我要告诉你……谁杀死了丽莎维塔。”

她浑身忽地一阵颤抖。

“我就是来告诉你的。”

“昨天您确实这么说过……”她吃力地低语道，“您怎么会知道？”她好像一下子恍然大悟，急匆匆问道。

索尼娅变得喘息艰难，脸色更加苍白。

“我知道。”

她沉默了片刻。

“是不是查出了他？”她胆怯地问道。

“没有，没有查到。”

“那您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她又沉默了片刻，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问道。

他朝她转过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你猜猜看，”他说道，脸上重又出现先前那种勉强的扭曲的笑容。

她全身好像一阵痉挛。

“您……吓唬我……您干吗要……吓唬我？”她像个孩子似的笑着说。

“既然我知道，可见我同他是好朋友……”拉斯科尔尼科夫接着往下说，两眼仍逼视她的脸，似乎无力把目光移开。“他并不想杀……这个丽莎维塔……他是无意中杀了……她……他想在那个老太婆……独自一人时杀了她……他就去了……可这时丽莎维塔走进来……他……就连她也杀了。”

又过了可怕的一分钟。两人依然面面相觑。

“你就猜不到吗？”他突然问道，觉得自己好像从钟楼上跳了下来。

“猜不到。”索尼娅的声音隐约可辨。

“那就好好瞧瞧吧。”

他话音刚落，一种曾经有过的熟悉感觉袭来，他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他望着她的脸，突然仿佛看见了丽莎维塔的面孔。他清晰地记得丽莎维塔脸上的表情，他拿着斧头朝她逼去，而她则向墙壁退去，一只手朝前伸着，脸上露出孩子般的恐惧。孩子突然对什么感到恐惧时，就会惊慌地呆望着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东西，一面向后退，一面向前伸出小手，立刻就会大哭起来。现在索尼娅几乎也正是这样，她无力而又惊慌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伸出左手，用手指轻轻按住她的胸口，自己缓缓地 from 床上站起身来，一步一步向后退，可目光却越发呆望着不动。她的恐惧一下子也传给了他，因为他脸上也出现了那样惊恐的神色，他也用同样的目光望着她，甚至也露出同样孩子般的微笑。

“猜到了吧？”末了他喃喃地说。

“天哪！”她的胸腔迸发出可怕的一声尖叫。她软弱无力地倒在了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但随即又翻身坐起，身子很快挪到他的身边，抓住他的双手，握在自己那纤细的小手中，如同用老虎钳夹住似的。她又开始呆呆地望着他的脸，好像目光被粘住了。她想最后再绝望地看他一眼，希望发现并抓住哪怕是最后一线希望。但没有看出任何的希望，完全无可怀疑了；事情就是这样！甚至到后来，当她回想起这一时刻时，她都奇怪莫解：为什么她当时一下子就认为无可怀疑了呢？要知道，她当时还不能说已有类似的预感。可现在他刚把这件事告诉她，她顿时觉得似乎确实有着这种预感。

“够了，索尼娅，得了！别折磨我啦！”他痛苦地哀求道。

他完全没想，完全没想这样子向她坦白，但结果却成了这样。

她好像无力自持，噌地跳起来，绞着双手，走到屋子中央；但很快又转回去，几乎肩并肩地坐到他旁边。突然间，她似乎被扎了一下，浑身一颤，尖叫起来，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扑通一下跪倒在他面前。

“您，您对自己干了些什么呀！”她绝望地说着，猛地站起向他扑去，搂住他的脖子，紧紧地拥抱着。

拉斯科尔尼科夫挣脱出来，带着忧郁的笑意望着她说：

“你多么怪呀，索尼娅。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之后，你倒拥抱我，吻我。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不，现在世上没人比你更不幸啦！”她发狂似的叫喊着，并没有听到他的话。突然又像癫狂病发作，她放声大哭起来。

一股久违了的感情犹如热浪涌上来，一下子融解了他的心。他没有去抑制



这种感情，两颗泪珠夺眶而出，悬挂在睫毛上。

“那你会抛弃我吗，索尼娅？”他问道，几乎是带着希望看着她。

“不，不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索尼娅嚷道，“我跟你走，到天涯海角！啊，天哪！……我多么不幸！……为什么，为什么我早不认识你！为什么你不早来呀？啊，天哪！”

“现在我不是来了吗。”

“现在来了！啊，现在该怎么办哪！……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她似乎丧失了知觉，反复嘟哝着，又一次拥抱了他。“我和你一起去服苦役！”他仿佛抽搐了一下，嘴角又出现了先前那种愤恨的颇似傲慢的笑意。

“可我，索尼娅，也许还不想去服苦役呢。”他说道。

索尼娅飞快地瞥了他一眼。

最初她对不幸者满怀着强烈而痛苦的同情，可随着那可怕的杀人念头重又令她震惊。从他变换的语调里，她似乎突然听出了他就是杀人犯。她吃惊地打量着他。对此她还一无所知，不知这么干为了什么，怎样的情形，要达到什么目的。此刻，所有这些问题都一下子涌进她的脑海。于是，她又变得疑心重重：“他，他是个杀人凶手！这怎么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我在哪儿？”她大惑不解地问道，仿佛还没有清醒过来似的。“像您，像您这样的人……怎么能下决心干这个？……这是怎么回事呀！”

“还不是为了抢劫。别说啦，索尼娅！”他疲惫地，又像是懊丧地回答道。

她一时呆若木鸡，随即突然大叫起来：

“你是被饥饿逼的！你……你想接济你母亲？是吗？”

“不是，索尼娅，不是，”他转过身，垂下了脑袋，嘴里嘟哝着，“我还没有饿到那种地步……我的确也想帮助母亲，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别折磨我啦，索尼娅！”

索尼娅两手一摊。

“难道，难道这都是真的！天哪，这怎么会是真的呢！谁能相信这一切？……您怎么，怎么能把自己仅有的几个钱送人，同时又为了抢劫而去杀人呢！啊！……”她冷不丁地又叫了起来，“您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钱……那些钱……天哪，难道那也是……”

“不，索尼娅，”他急忙打断她说，“这可不是那样来的钱，你放心吧！这是我母亲通过一个商人寄给我的，我收到钱时正在生病，当天我就把它送给了……拉祖米欣看见的……他替我收下的……这笔钱是我的，我自己的，确实是我的。”

索尼娅疑惑不解地听着，努力要想清楚。

“至于那里的钱……其实我都不知道那里有没有钱。”他轻轻地补充道，像在沉思。“当时从她脖子上取下一只钱袋，鹿皮的……塞得满满的，鼓鼓囊囊的钱袋……可我没打开看，大概是来不及了……那些东西呢，什么扣子呀，链子呀，第二天早上我连同钱袋都藏到 В——ий 大街一个陌生的院子里，埋在一块石头下面……所有的东西现在还在那儿……”

索尼娅聚精会神地听着。

“那怎么是……您怎么说是为了抢劫，可自己却什么也没拿上？”她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赶紧追问道。

“我不知道……我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拿这些钱。”他又像陷入沉思，低声地说，但他猛地清醒过来，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冷笑。“哎呀，我刚才怎么说了这么些浑话，啊？”

索尼娅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莫非他疯了！”但她立刻就放弃了这种想法：不，这是另一码事。这事她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无法弄明白的。

“你可知道，索尼娅，”他突然激动起来说，“你可知道，我要对你说：假如我只是出于饥饿动手杀人，”他一字一顿地强调说，同时用一种神秘却很真诚的目光望着她。“那我现在……该是幸福的！你得明白这一点！”

“对你来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思呢，”停了片刻，他甚至是绝望地叫了起来，“就算我现在承认自己干了件蠢事，这对你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毫无意义地击败我，就是胜利了对你又有什么用处呢？唉，索尼娅，难道是为了这个我现在到你这儿来吗！”

索尼娅欲言又止。

“昨天我叫你同我一起走，是因为我只有你一个人了。”

“你叫我去哪儿？”索尼娅怯生生地问道。

“不是去偷，也不是去杀人，别担心，不是去干这种事，”他讽刺地冷笑了一声，“我们不是同类人……你要知道，索尼娅，我只是现在，只是刚刚才弄明白，我昨天叫你去哪儿。可昨天我对你说这话的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我叫你的目的只有一件事，我来这儿也只是为了一件事：你别抛弃我。你不会抛弃我吧，索尼娅？”

她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

“我干吗，干吗告诉她呢？干吗向她坦白实情呢！”片刻之后，他一边绝望地叫道，一边痛苦不堪地望着她。“你在等着我倾诉，索尼娅，你坐着，等待着，我看得出。可我对你说什么呢？要知道，你是无法理解这件事的，只会为

我……无限伤心！你瞧，你在流泪了，又在拥抱我，但你为什么拥抱我呢？是因为我自己承受不住，来把痛苦给别人分担，‘你也感到痛苦，我就好受些！’但你能爱这样一个卑鄙的人吗？”

“你不也同样痛苦不堪吗？”索尼娅叫道。

那种感情又一次热浪似的涌上他心头，他的心一时又软了下来。

“索尼娅，我这人心狠，你得知道这一点，这能解释许多事情。我来这儿，正因为我是个狠心人。有的人就不会来。但我是胆小鬼……又是个卑鄙的家伙！不过……算了吧！这都不是我要说的……现在应该说说了，可我却又不知从何谈起……”

他收住话头，默想着。

“唉，我们是不同的人！”他又一次叫道，“我们不是一类人。我干吗，干吗要来这儿！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不，不，你能来，这很好！”索尼娅大声嚷道，“能让我知道，这就好多了！这太好了！”

他痛苦地望着她。

“真不妨就告诉你！”他仿佛拿定了主意说道，“要知道，事情真的是这样！你瞧，我是想成为拿破仑，因此我杀了人……喏，现在明白了吗？”

“不，不会，”索尼娅天真而又胆怯地嘟哝着，“不过……你说，你说吧！我会明白的，我心里全都明白！”她央求他说。

“你会明白？那么好，我们看看吧！”

他沉默起来，久久地思索着。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给自己提了个问题：比如说，倘若拿破仑处于我的境遇，他既没有占领土伦，也没有夺取埃及，越过勃朗峰<sup>①</sup>这些伟大的壮举来建立功业，而只有一个可笑的老太婆，十四等文官的遗孀，他还必须把她杀掉，以便从她的箱子里取到钱（为了建立功业，明白吗），没有别的出路，那么他肯这样干吗？他会不会因为这种事太不豪迈，并且……还有罪过，而退缩呢？告诉你，这个‘问题’很久以来一直在折磨我。最终我领悟到（不知怎的突然开窍了），他不但不会退缩不干，而且甚至根本想都不想这事是否豪迈……他甚至都不理解什么叫做退缩不干。这时，我觉得羞愧难言。只要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他就会毫不犹豫，不让她叫喊一声就把她掐死了！……于是，我也……效仿这位权威……毫不犹豫地……杀了她……事情就是这样！你

<sup>①</sup> 西阿尔卑斯山顶峰，欧洲西部的最高峰，拿破仑曾率军越过此峰进入意大利境内。